

诗·客船·依旧的涛声

曹伟明

自从唐代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，被唱进流行歌曲《涛声依旧》后，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广为人们熟知，都想凭自己的那张旧船票，登上“天人合一”的历史文化客船。

一首好的诗和歌，往往是富有艺术魅力，能够扣人心弦，引起共鸣的。尤其是那淡淡的忧愁、长长的思念和独特的生命神韵，会让人痴迷，这是江南文化的魔力所在。

穿越姑苏千年的历史，领略那江枫古桥、铁铃古关、寒山古寺、枫桥古镇和运河古渡，让“千年的你我”怀揣着姑苏古今贵重的“联票”，去追寻江南的文化源头，那是一种艺术欣赏的审美享受。

进入寒山寺，映入我眼帘的是清代大才子俞樾书写的张继诗碑。那飘逸的墨宝字体，叠映出了姑苏城外霜花满天，寒山寺外渔火摇曳的诗意之美。

我曾在幼年时背诵过这首浓炙人口的唐诗，所以那浓郁的乡愁乡情乡恋，始终走不出我的心田，让我一直寻梦江南、守望江南。

记得初次来姑苏寒山寺时，我总以为那孤寂的

夜半钟声会穿越广袤的田野、绿色的村庄，伴着运河水流，悠悠地停留在河埠头边上的船中。没想到身临其境，寒山寺和运河紧贴相邻，和尚的撞钟声和泊船的水流声，声声交汇，潺潺流淌，神采飞扬。如果人们站在枫桥上，可以看到穿着袈裟的和尚，扯动钟杵敲钟的虔诚身影。

寒山寺虽然规模不大，然而一旦与诗歌结缘，就名闻遐迩了。寺名寒山，是为了纪念唐代那位留下数百首诗作与拾得齐名的诗僧。后来，张继的这首诗，更是造就了姑苏城外令人神往的千古风景。

据我所知，古今中外，许多名胜风景往往是由诗人和诗作无意之间造就的。诸如崔颢的黄鹤楼、辛弃疾的郁孤台、李白的敬亭山、陈子昂的幽州台、陆游的沈园……全都是诗人、诗韵和名胜、人文的有机结合，相得益彰。

人类的审美是相通的情感。据说张继《枫桥夜泊》是日本最流行的唐诗之一。日本的旅行团每到苏州，往往是一下火车便直奔枫桥寒山寺。每年除夕，还组团专程到寒山寺

撞钟守岁。想当年他们的先辈，从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登岸，沿着苏州河来到寒山寺边，“枫桥夜泊”，撞钟赏月。营造了姑苏城外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历史场景，享有了唐宋时期来中国学习佛教的人文体验。

江南的风情是诗意的，也是温婉的，更是绵长的。月色、冷霜、江枫、渔火、客船，伴着“乌啼”、“钟声”，传递出大运河边和水墨江南的“忧愁”和“悠扬”，形成醉美江南多重奏的蓝色交响乐。

大运河边的寒山寺，让江南的忧愁有了水一样的绵长，流淌在人们的心里。那悠远的钟声，有了刚柔相济的广度和深度。它们穿越了古今，在人们生命乐章中撞响，让缠绵的声波一阵阵发散，一圈圈涟漪荡漾，净化着心灵，珍爱着生命。

钟声，辞旧迎新，祈祷祝福；涛声，前浪后浪，乘风破浪。寒山寺的钟声，是悠扬的；大运河的涛声，是奔腾的；姑苏城外的客船，是令人向往的……它与张继那首有温度有情怀有关爱的诗作是分不开的。千年的唐诗意境，江南的文化传统，都是不会消逝的。



麦收时节

姚华飞

麦子收割的季节，骄阳似火。想起儿时的故乡，蚂蚱在麦梢酷叫，野兔在豌豆蔓下躲藏，各种蛇类也来凑热闹，暗中隐藏在草丛水旁。

开镰啦！无边无垠的麦海，刀起麦落，一片连着一片。男女青壮年在麦浪中挥动着镰刀，婆婆、阿姨送来了干饼、淡茶、凉水、瓜果……

打麦场上，脱粒机在欢快地忙碌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父辈们满是皱纹的脸上。趁着有风的时候，用木锨把脱下来的麦粒抛向空中，借助风力吹去麦糠等杂物。麦子入仓之前，还得晒干，这样不会生虫，最后是装袋运回村中。红领巾小朋友提着从地里捡来的满筐麦穗儿，在麦堆旁让收麦人称重斤两。

收割过后立即播种。趁着雨后，借着月光，拖拉机翻开了八百里秦川平原上的沃土肥壤……

火红的麦收时节即将过去，破土的包谷苗含着露水疯长，绿油油连接着终南山的松涛林浪。

夜风乍起，炊烟、红瓦、闪烁着村边的灯光，羊肉泡馍夹杂着当地独有的燃面、油泼面的味香……这时，人们常把桌子搬在外面用餐，一边聊天一边吹着凉风，一边吃饭。

啊！多么思念童年的伙伴，多么想念一起当兵的战友，还有父老乡亲，以及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。

这时我突然想起自己少年时做错的一件往事，内心泛起悲伤。

一天雨后，我和两个

小伙伴在北土壕坎下看到半尺长的白鼻头野兔，商量后，想把这只野兔抓回去饲养，就从三个方向围追抓捕它。没想到兔子很机灵，急速跑掉了。我们紧追不舍，追了一个多小时，在南土壕的豌豆地里，野兔被豆蔓缠住，终于抓住了。

我小心地抓着白鼻头野兔，不知怎的，兔子的鼻子出血了。我们连忙找来赤脚医生，她看后说：兔子用力过猛，鼻子出血了。快放掉吧！我们找来一个鸟笼，将野兔安放在里面。给它喂食，它不吃；给它喂水，它也不喝。我们只好将野兔放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在北土壕坎下发现了白鼻头野兔的尸体。我们三个小伙伴掩埋了它，心里一直很难受。小孩子有爱好、贪玩是正常的事。但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度，拼命追捕使一个鲜活的小生命丧失了，我很难过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每想到这件事就很内疚，心中泛起忧伤。这件事情使我觉得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要本着善良、真诚的原则，否则，我们的心将一生不会安宁，也不会享受自我肯定的乐趣。

上海大学(1922-1927)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红色大学。

1922年10月，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因王理堂、汤石庵、陈绩武等借学敛财，携款私逃而引发学潮。学生成立自治会要求改组校务，欲请于右任担任校长。

于右任生性散淡，并不想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。当时还是中共党员的邵力子屡次上门邀请，于右任只得答应先去看一看学生再定。

这一天，细雨蒙蒙，于右任轻车简从来到闸北青云路323号的青云里该校校舍，只见一百多名学生冒着细雨，任凭雨水打湿了衣衫，一动不动地站在校门口的马路上恭候未来的校长。于右任感动了：“稚子可教也！”他决心担任校长，提议学校名改为“上海大学”，请中国共产党协助办学。

1922年10月23日，上海大学正式成立。孙中山对上海大学寄予厚望，亲任名誉校董，希望上大办成“贯彻吾

党之主张，而尽言论之职责”的革命学校，并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由国民政府按月拨给办学经费。校务工作主要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所主持，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(后改称校务长)，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，邓中夏在他拟定的上海大学章程中明确表示：

“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，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。”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蔡和森、张太雷、李汉俊、恽代英、沈雁冰、任弼时、萧楚女、田汉、郑振铎、高语罕、张秋人、胡朴安、周建人、朱自清、丰子恺、章太炎、胡适、郭沫若、施存统、叶圣陶、蒋光慈等先后到校任职任教。孙中山、李大钊、廖仲恺等曾来校演讲。

学校办学条件一直较为困难，然教职用心，学生刻苦，并积极投身革命运动。1924年6月，黄埔军校创办，不少

上大师生被孙中山起用南下广州在黄埔担任要职，上大还输送了很多学生投考黄埔。

11月，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，为求中国之和平统一启程北上。上海大学师生闻讯积极响应。11日，上大学生会与上海各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欢迎筹备处，

一所红色学府：上海大学(1922-1927)

王浩嵘

15日参加全市60余团体的联合会议，被选为筹备欢迎孙中山抵沪的五团体之一。17日，上大师生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抵沪。次日，上大师生50余人前往孙寓拜谒孙中山。上海大学师生始终拥护孙中山主张。

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病逝北京。噩耗传来，上大师生无比哀痛，停课一天，并往孙宅吊唁。

5月30日上午，上海工人、学生2000多人，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

五彩星空

(插画) PP殿下



晚上，关上灯，用玩具小飞机投影在墙上，一片五彩星空。“龙姐”咯咯笑，满脸都是星星和月亮。

从《小猫钓鱼》说起 潘与庆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孩子，许多都看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动画片《小猫钓鱼》。这个动画片的剧情非常简单，说的就是小猫咪咪在猫妈妈和姐姐妙妙的帮助下，克服了钓鱼中“抓蜻蜓、捉蝴蝶、不专心”的缺点，通过自己努力，钓上大鱼的故事。动画片播放以来，剧中由金近作词、黄准谱曲的主题歌《劳动最光荣》不胫而走，迅速在全国小学生中流传开来。那时你去问孩子“要学谁，不要学谁？”，他们都会回答你：“要学喜鹊造新房，要学蜜蜂采蜜糖”“小蝴蝶贪玩耍，不爱劳动不学习，我们大家不学它。”如果你再问：“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？”大家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要靠劳动来创造！”

我的童年是在杨浦区一条叫“红房子”的弄堂度过的。我家七兄妹除了大哥第一批参军当上空军教员外，其他几个都在隆昌路小学和建设中学念书。兄弟姐妹多，妈妈照顾不过来。我们就抢着“自己的事情自己做”，自己叠被子、洗脸、刷牙、洗手帕、洗红领巾、整理书包、上学，抽空还帮妈妈去菜场买菜，去米店买米，去酱油店拷酱油，买油盐酱醋……同样，在学校里，我们扫地、擦黑板、做值日生……都很乐意去干。

记得我们弄堂的一头有几棵大树，夏天踏三轮车的工人常常在树荫下稍作休息。“孩儿王”的我建议大家给他们免费送茶水和毛巾。小伙伴们说干就干，分头从家里拿来了面盆、毛巾、热水瓶、杯子、水壶和铅桶……把一块块热毛巾，一杯杯冷开水送到三轮车叔叔手中。看到“小不点”送来的茶水和毛巾，叔叔们笑了，直夸我们，有的还非要给我们零钱。就这样，一个暑假过去，我们不仅收获了“义务劳动”的快乐，还零零碎碎收到了钱。我们用这笔钱去南京路买了一个小幻灯机和幻灯片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们在弄堂里放映幻灯片《米老鼠和唐老鸭》，大家看得津津有味，充分享受了劳动创造的欢乐。

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按理说这些都是劳动(含脑力劳动)创造的。但是，尽管“劳动模范”年年评，“劳动最光荣”的共识却被“冷落”和“忽视”了，当“老板”、当“明星”成为许多孩子的梦想。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在追求“升学率”的过程中变成了“分数第一”“智育第一”，再加上现在独生子女多，“课业负担”重，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劳动观念和技能不关心、不重视，不求他们会劳动，只求他们成绩好。有的家长甚至指着清洁工对孩子说，“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只能像他们一样去扫大街。”以致有的孩子见劳动就怕、就躲，竟然在学校里雇其他同学代做值日生……日前，我碰到嘉定北水湾幼儿园严园长和徐汇区田林三小的沈教导，闲聊中获悉，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校的重视。

他们设立“自然角”“小菜园”，开展“我是家务小能手”“当好值日生”等活动，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、学会劳动，帮助孩子全面发展。

但愿我们的孩子“都有一双万能的手，样样事情都会做”；但愿爸爸妈妈们都会夸奖爱劳动的孩子；但愿学校和有关部门都能大力引导学生崇尚劳动，尊重劳动，真正懂得劳动创造文明、创造幸福的道理。让“劳动最光荣”的歌声重新唱响。

十日谈

“城市记忆”系列之 孙中山在上海 责编：徐婉青

明起刊登一组“影视中的真善美”，责编杨晓晖。

